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愿姥娘在九泉之下 不再弯腰劳碌

□房广艳

在我们那个地方,外婆叫姥娘,外公叫姥爷。

姥娘活着的时候,周围的人就都说:这个老太太,一生行善积德,走了是要到天上去的。姥娘走的那天,是个周五,笃信天主的二嫂说,在这个日子离去的人,会无比幸福。于是,大家都坚信,姥娘是去了天堂!

不会刻意怀念,却总会在某个不经意间,因为一个相似的背影,一包姥娘生前爱吃的冰糖,一份她曾经亲自买来送给我陪嫁……会让我由衷微笑,而后呆立良久……

只有最亲近的人去了,才会明白,原来,死亡并不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,原来,真的有“活在心里”这种说法。似乎姥娘没有真的离去,在我某个转头的瞬间,就会再一次看到她慈祥的面容,笑呵呵地望着我,和我打招呼:来了啊。

午夜梦回,总会记得还是初中生的自己,在上学的途中,无数次走到那个熟悉的窗口,甜甜地叫声“姥娘”,就会从窗户后面伸出一只手,递给我一个“苹果”或者“橘子”什么好吃的东西,在小同伴们羡慕的眼光里,边吃边向学校走去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一包快要“化”了的奶糖,那是别人送给捡破烂的姥爷的,姥爷舍不得吃留给了姥娘。

姥爷在我的印象里,就是一个时不时往家里捡“死猫烂狗”,话语不多的沉默老人,一个人扛着家什到很远的地里干活,中午绕到我们家偷偷地喝点小酒——说他偷偷地,是因为他不敢让我妈知道。不知道是不是妈怕别人说她不孝顺,她一般不允许姥爷干活的时候到我们家吃饭。

别人都说姥爷有病,病症就是不停地往家里捡别人不要的东西,妈子不让捡,他就捡了后藏到家门口的柴火垛里,东西腐烂了发出浓烈的臭味,被妈子发觉丢出去,然后狠狠地“熊”一顿。这样的事情,隔三差五地总要来一回。因为姥爷的“病”,我从小几乎没怎么和他接触过,见了他就害怕地远远躲开。

姥娘因为与妈子合不来而常年住在我们家或三姨家。因为姥娘不在家的原因,别人渴望去的姥娘家我从小几乎没怎么去过,姥爷住的屋里因为放了太多破烂,更是不会进去的。唯一的一次,是我上了大学之后,坐在姥爷明显整洁了不少的屋子里,听他絮絮叨叨地说话,说的什么现在都忘了,只有一句话,让我记忆犹新:你姥娘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,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她。

说了这句话之后不长时间,姥爷就去世了。被人发现的时候,姥爷已经走了好几个时辰,嘴里还含着一口馒头,面容安详。

后来询问母亲才知道,姥爷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“买卖人”,有个不小的铺面,公私合营的时候,合并成了集体所有的供销社。因为没有文化,姥爷被逐渐排挤了出来,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维持的铺子成了别人的,老实巴交的姥爷无处发泄,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李西英
●终年: 89岁
●籍贯: 新泰市汶南镇整阳
●生前身份: 农民

就疯癫了。

姥娘的右胳膊就是那时被姥爷打折的,因为没有及时医治,右胳膊一直无法伸直,右手的一根手指也变了形。那时大舅还没有出生,害怕姥爷打她,姥娘就带着我母亲她们三人到了老姥娘家避难,大舅就是那个时候在一户梁姓人家生的,所以大舅的小名就叫“梁生”。

姥娘有一双巧手,年轻的时候就靠到大户人家做女红维持生计。记得姥娘曾自豪地告诉我,那时候大户人家有红白喜事,要提前打发人用推车来接她,做完了再送回来,推车的另一边放着答谢的东西。路上的妇女们都对她指指点点:别看她穿着邋遢,做的活可精细着呢!

姥娘就靠着一双手,陆续地打发大姨、母亲、三姨出了嫁,大舅也结了婚。在那个时候,有一个疯子丈夫,拉扯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,姥娘要受多少的苦啊,可这些苦我从来没有从她的嘴里听到过。

听姥娘说得最多的还是她小时候——她偷姥爷的铜板到集市上买各种各样的小零食,姥爷从来都不罚她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姥娘的牙老早就坏了,不过到老她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零食:大块的冰糖、葡萄干、冰糖葫芦、山楂罐头……姥娘年纪大了以后,就常住在我们家,我每次到超市,总忘不了挑姥娘爱吃的买几样。现在习惯了,去超市就奔着那个货架过去,看到一包包晶莹的冰糖,却不知道要买给谁……

父亲兄弟姊妹九个,母亲因姥爷和自己性格的关系,不得奶奶的喜欢,结婚不长就分家分了出去,全部家当就是母亲的陪嫁,另加两个碗,一小盆粮食和几十元的外债,那可是一个五元钱就过个好年的时代呀!

母亲借住在别人家里生了哥哥,家里人和外人因为奶奶的关系没有人敢凑前,全是姥娘挎着装满吃食的簸箕迈着小脚一趟趟地奔波,哥哥和我才得以顺利长大,父亲也如愿找了工作,家境渐渐好了起来。

然而母亲还是忍受不住奶奶等人的不断辱骂、殴打,在一个下午偷喝了农药,幸亏发现得及时,被抢救了过来。还在吃奶的我,那一年头发全部掉光了,从来不与别人红脸的姥娘第一次跳起来骂了人。
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还没有结婚的三姨在去城里的路上被人惊吓,精神分裂。几经周折,治愈好的三姨终于结婚了,谁知生了大表妹后,病情复发,于是治病、生二表妹、小表弟,几年时间里,姥娘一直呆在三姨家,帮忙照看孩子,做女红帮助三姨补贴家用。

三姨家的孩子大了,三姨夫却和姥娘发生口角,撵姥娘出门。母亲和父亲商量,接姥娘到我们家常住。

姥娘睡觉的时候是不脱衣服和鞋子的,小的时候不懂事,老嫌她衣服被子盖不严实,晚上睡觉会冷,姥娘就会往边上缩缩,仅用被子盖一下腿,靠在墙上坐着睡一宿。若是夏天,就在地铺上铺个席子,随便窝一下,不讨人嫌。如若姥娘地下有知,我请求她老人家原谅她的外孙女的无知,她的外孙女早已在小时候对她的嫌弃而深深地忏悔。

如今想来,姥娘的这个习惯,是多少次惊吓之后形成的后遗症啊!疯癫的丈夫、精神分裂的三女儿,不知何时就让她奔走于街头寻找,哪个夜晚能让她安稳地睡下!姥娘瘦小的身躯下,到底蕴藏着多么惊人的能量啊,是什么让她一直坚持、乐观地走了过来!

面对孝顺的孩子们,姥娘是不舍离开人世的,从医生下达病危通知,到她的最终驾鹤仙逝,她坚持了半个多月。七年未见的二姨来了,姥娘拿出我买来的冰糖葫芦,让大姨吃一个,大姨推让,她斥责:你不吃,以后谁给你买?在她的心里,大姨还是当年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啊。一直怨恨姥娘偏心的大姨忏悔:我七年没来看你了。姥娘微笑着摇头:我不怪你!大舅不善言辞,姥爷去的时候,大舅给姥爷指路,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摔得不轻,姥娘怕她走的时候,大舅再挨摔,转头嘱咐母亲:找人扶着点,别摔坏喽。三姨夫也惴惴不安地来了,姥娘只是微笑,让人招呼他到旁边去吃点东西。

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她,姥娘一个个地数算:“我有多少个孩子,算上刚满月的小家瑞,熬得五世同堂。”

临咽气的那天,姥娘还跟母亲嘟囔:好一点的时候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

两个小时,姥娘去了,去的时候,腮边还挂着两滴泪水。那一刻,驼了近50年的脊背终于伸直了。希望姥娘在九泉之下不再弯腰劳碌。

姥娘的名字叫李西英,走的那天是2011年3月6日,刚过完89岁的生日一个月。

有妈折腾也是幸福

□李海峰

我的婆婆曾是位中学数学教师,聪明又能干使得婆婆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。但不幸的是,她出身于富农家庭,这在当时让婆婆矮别人一截,所以,她变得格外敏感压抑。公公去世十多年了,没有女儿,三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,我们知道她的孤独和失落,所以,大家平时也让她着。可是,近年来,婆婆越来越奇怪了。

一个表现是话多,而且不是一般的话多,是很多。同样一件事情,往往是过去很久的事情,她会内容完全相同甚至一个字也不差地说上几十上百遍,而且逢人就说,逢事就说,好像已经编成了固定程序,只要一触及,立即弹出。

第二个表现是敏感。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,对于她来说就成了得罪。一句话不合适,她就会折腾一阵子。大家整天提心吊胆,心理压力很大。说实话,她应当是位幸福的老人,儿子们孝顺,衣食无忧。可是,她总是抱怨。

一天,婆婆最孝顺的二儿子实在受不了了,打电话来向我诉苦。其实小叔子的这些感受,我也有,老公也有。但是,又有什么办法呢?在劝小叔子的过程中,我把自己感动了。我是这样说的:

首先,妈的这些表现,可能不是故意的。去年四月做的CT上显示她有脑萎缩症状。我当时上网查过,脑萎缩会带来性格上的变化,会变得比较自我、多疑、敏感等。

第二,人老了,都会变得自卑敏感。住在儿子家总不如住在自己家里自在,会更加敏感,这种处境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,

她其实是很苦的。每想到这些,我就感觉好可怜,心就软了,就什么也不想计较了。

第三,不要再给她讲道理了。她现在的心智已退化到孩子的程度,不能全部理解这些道理,所有的道理只会让她更生气,所以,只有顺着她的意思,只要高兴,做什么都行。

第四,趁妈妈现在还能感受到爱时多给她些吧。妈这么闹腾,不要管是索爱还是事多,起码妈还能感觉到爱。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,包括所有的关心、重视、陪聊等精神内容。如果老到糊涂了,没有了感觉,再多的爱也感受不到了,你会更痛苦的。

第五,妈就是可着劲儿折腾还能折腾几年?妈毕竟老了,快七十五岁了,还能有几年好时候?一旦失去母亲,会好几年过不来劲,那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知道。所以,只要妈还健康,就让她自由地折腾吧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有妈折腾也是一种幸福。

劝说的这些话,也是我平时的生活指南。因为这样想问题,心胸会变得很开,会产生最大的宽容和爱意。这些年来,婆婆总在背后夸我,说我比亲生的女儿还好。说实话,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,心中也是有委屈的,但是,想到上述情况,我就管住自己,努力让老人舒服。是的,只要有妈在,不管她性格如何表现如何,都是世上最幸福幸运的事情。我愿意珍惜这份缘分。

天兴生团杯
孝行齐鲁·爱在人间
《婆媳好故事》有奖征文
征文时间: 2011.9.18-2011.12.31
主办: 齐鲁晚报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
协办: 齐鲁晚报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

人间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那些卑微的灵魂

□刘宏

回老家的时候,母亲开始唠叨地那些往事,我知道这是步入老年的一个征兆——“在生产队的时候,穷得吃不上饭,大队里分地瓜干,最后把老鼠屎拣出来,那些渣子都分了,拿回家熬粥喝。”那一年,我偷拿了生产队的一捧花生,想给你们吃,被队长发现,逼着我面对全村人做检讨。”说到这里,跟着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每当此刻,我的脑海里总会想象母亲当时的委屈和卑微的神情,这卑微的神情里折射的是母性的光辉。

很久以前,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光棍,是我的本家,我叫他爷爷,他常去我家串门,尤其是冬天,因为冬天的时候,我家里还是很暖和的,他坐在炕沿上,时间一久就睡着了。每年冬天总有一段,家人坐在炕上剥花生,做来年的种子,因为产量少,大家都很珍惜这些种子,遇到个瘪的,可以吃掉。我那个爷爷很乐意来帮忙干这个活,因为可以吃到那些淘汰下来的种子。

后来他身体不行了,就很少出来串门。在我七岁的那个冬天,每天早晨我和妹妹总是被早早地叫起来,给他送去一碗饭。

一个人是不敢去的,我和妹妹一起去。那个荒凉破败的院落似乎已经笼罩着死亡的气息。我们在院子里大声喊“爷爷”,听到回答后才敢进屋,屋里的异味令人窒息。他总是佝偻着身子,蜷在冰冷的炕上,弱弱地问一句:“又来送饭?”我们飞快地把饭倒进他的碗里,便逃一般地跑出来。虽然害怕,但心底里的怜悯情愫已经占据了幼小的心灵,每逢做好饭的时候,总是争着去送。转过年的

春天,他快不行了,我们才真正不敢去送了,改由爷爷和妈妈去送,直到他的最后时刻……

其实,他的侄子们就住在村里,而我们更像现在的“志愿者”。物质匮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现代社会里我们依然能够看见那些卑微的身影。

曾经路过北影门口,台阶上总会聚着一群人,他们在耐心而又焦灼地等待着机会的降临,渴盼着在某部电影里饰演一个小小的角色,盼望着像周星驰那样,从梅少锋掌下死去的那个“无名小卒”变为瞩目的明星。他们神情沧桑,翘首企盼,一旦导演出来,就会蜂拥而上,为了那几十块钱的群众角色,抑或是为了梦想,一如王宝强当年。

他们日出等待,日落便蜗居在地下室里。日复一日,日复一日,承受着路人的眼光和内心的焦灼。或许他们的人生表演很卑微,但是,他们怀揣梦想……

有时候,行走在华丽的城市中,冷不丁看见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在乞讨,那卑微的目光里透射出卑微的灵魂……我想到了屠格涅夫,他面对乞丐而自己没有一分钱,他愕然失措,惶惑不安,他紧紧地握了握那只肮脏的颤抖的手,“请别见怪,兄弟,我什么也没带。”这是最高贵的施舍,这种施舍叫尊重。

有时候,人的尊严很大,宁可舍命,也不摧眉折腰;有时候,人的尊严很小,小到为一口饭,一粒米而忍气吞声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,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情,从中都折射出那些卑微的灵魂,甚至我们自己都曾经有过。当我们面对这些卑微的时候,别去耻笑和践踏,送去一个微笑,或许就是一缕阳光,可以为他照彻人生的路……